誰在耕耘「青少年文學」

——「古今四唱」讀後

呂昱

如果我們憂慮於中學生國文程度日益低落；倘使我們喟嘆青少年們對自己文化的生疏、隔閡；或者，當人們驚呼年輕人遊蕩街頭，荒廢學業；當人們面色凝重地高論漸趨複雜的青少年問題時；

到底有多少人願意虛心地反省：我們究竟爲青少年們盡了什麼心力？我們可曾努力爲他們解決苦惱和困難？

他們上學放學，馱在肩背上那口沉甸甸的書包內所裝的無非是各類的考試題解、升學指南，以及大本大本寫不盡、抄不完的作業簿。抑或是武俠小說？瓊瑤式的「磚頭文學」？

有心的家長走進書店，面對琳瑯滿目出版物，豈挑得出幾本適合於青少年閱讀的高尚書籍？

大家共見的，今天已有不少人投身在兒童文學的創作領域裏，以虔敬、熱誠、莊嚴的態度，爲兒童們編寫、翻譯、出版。因爲「小孩子，要看書。」（林良語）

姑不論兒童文學工作者們努力的成績如何？畢竟有那麼多的「爸爸」在扮做矮馬聽由孩子騎乘；有那麼多的「媽媽」不歇息地以母性之愛澆灌着每一顆潔淨稚嫩的心靈。

而，青少年們呢？他們不是也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學世界嗎？在他們尷尬的年紀裏，正迫

切需要一羣「叔叔」和「阿姨」的愛心與耐性，爲他們開闢出一個廣闊的文學天地，並帶領着他們馳騁、徜徉於其間。

有人不同意文學可以分爲兒童的、少年的、青年的、或成人的。那是站在純藝術的角度而堅持「文學就是文學，只有一種。」（顏元叔語）此處不擬加以討論。假使我們換個位置，從文學的實用性，即自教育的、社會的觀點言，我們大可不必自囿於美學框架內，以致割捨了青少年們培養文學興趣；智慧、氣質的機會。

一個人的文字訓練，青少年期是個奠基的重要階段。我一向認爲任何人閱讀和寫作能力的學習，一定要從傳統文學開始。又由於青少年入世未深，尚未盡脫童話編織的美麗夢境，是以較容易被直抒愛憎、憂喜的文字所感染動情。而且，他們單純眞摯的心思，不易亦不宜於對現實環境做冷靜透澈的觀察、剖陳、和記敍。因此，小品文和情詩，這種獨具個人感性和靈性的文類，並適宜大孩子們在文學方面的欣賞閱讀。中國是個最擅於抒情的民族，中國文學亦以「抒情的傳統」爲特質。青少年的文學陶治應當從這一傳統入門，在潛移默化中，鍛鍊中國文字的運用技巧，體認中國文字的節奏性、音樂性效果。另一方面，則藉以訓練他們傳統的思維方式，從而認識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。

去年，時報公司出版了一套「中國歷代經典寶庫」，標明「青少年版」，號稱「龍的傳書」。這原是件該鼓掌叫好的大事。怎奈其售價又是千又是萬，幾人買得起？徒然讓有志向上的學子們瞪目却步，可望不可及。如此地炫耀，於青少年們何益？

相對的，倒是「蓬萊出版社」編印的「古今四唱」遠較實際。其售價普及，人人買得起。而其精心選輯的內容，恰可做爲中學生的課外讀物，彌補國文教材的不足，也爲輟學就業的青少年們提供了自修和怡情的優良讀本。

「古今四唱」的封面設計稱得上是出版品的一大突破。清新典雅，隱隱發散着高尚柔和的書香氣息。對於停留於做夢年齡的青少年們很有一種誘惑的魅力。至於版面的編排、印刷、插畫，在在看得出編輯者獨運的匠心，着實是花過一番力氣和功夫的。這四册書沒有教科書無端予人的壓迫感，也不像一般讀物那麼地道貌岸然，儘要板起冷面孔說教。「要叫人接受它，就必須先設法使人親近它、喜愛它、信任它。」「蓬萊」的這一套「古今四唱」做到了。

有兩點意見，提出來供做參考：

一、「淺斟低唱」和「千山急雨」兩書，省略了各篇作者的介紹，殊爲不當。即使所選範圍係「二三十年代卓然有成的小品作者」或「名詩人」，並不表示這些作家的生平經歷已「人盡皆知，家喻戶曉」而無需多言。這對不起作者和讀者。

二、「采采水流」所選，明以後的作品佔了三分之二弱，篇幅佔去一半以上，如此的編選考慮似乎難以舖展出一條中國小品文發展的脈絡吧？

在出版界，「蓬萊」是張新面孔。但是她出發的步子却穩健踏實。其表現的進步觀念和新穎構思，應能肯定其內斂之深厚。我們期待她將以年輕的熱情和毅力，爲「青少年文學」墾拓出廣袤的綠色園地；也寄望她能秉持爲文化獻身的信念，持續提昇出版品的素質和價值。

「古今四唱」　淺斟低唱（近代小品精選）——陳信元編選
千山急雨（近代情詩精選）——李庸編選
采采水流（古典小品精選）——龔鵬程編選
良玉生烟（古典情詩精選）——李庸編選